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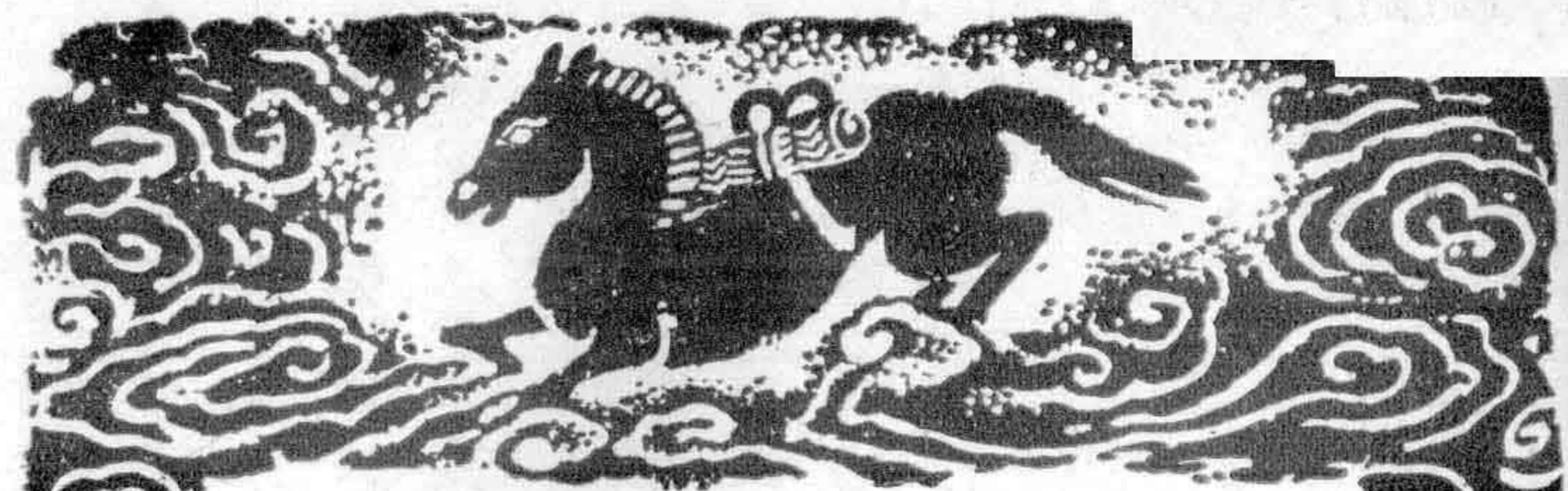
浮

祉

集

二





集 址 浮
(二)

撰 己 行 周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 泚 浮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周 行 己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殿

六三二九上 陸

浮沚集卷六

雜著

座右銘

惟余之生兮。父命以名。謂余曰。行己兮。俾充夫性之所能。曰。汝立志必高而宏。曰。汝學道必思而行。待人過厚。可以保生。責己盡詳。然後有成。人惡勿記。人善乃稱。切磋琢磨。孰無朋友。惟善可親。惟敬能久。聞過必改。見善斯守。誠心行此。惟汝之有。聖人何得不輕。小善爲無益。聖人何長。不恃小惡爲無傷。告汝以行己之道。汝慎無忘。嗚呼予乎。年旣成人矣。而行實迷其塗。嗟已往之無及。念來今之可圖。汝尙不守。惟汝不孝。汝尙無知。惟汝無教。敬之戒之久。乃知效。

勸學文

天地之性。莫貴于人。四民之長。莫貴乎士。士之所貴者。以學而已。然人皆有可學之性。而或不得學者。蓋由出乎貧賤之家。日迫于饘粥之不暇。所以沈爲下愚。終身不靈。以貽咎戮。無所不至。此人之不幸也。諸生生于富有之家。復賴父兄之賢。使得從師爲學。一身亦幸矣。然而父兄之所以願望于子弟者。豈幸一身而已哉。亦期于有成。將以幸一家。幸一鄉。又推而廣之。幸一國。幸天下也。當今太平之世。不能力學。期

乎有成。以幸一鄉一國而及乎天下。以副父兄之顛望。亦自棄而已。語曰。將相寧有種。諸君免之哉。

齋揖文

學校者。禮義之所起。羣居不以禮則慢。慢則善心日喪。不善之心日滋。君子小人于是乎分。不可不念也。故禮義之所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三者立身之要節。而學有齋揖。近或因循以爲末節。遂置而弗講。謂徒拂人之情。而無益于學者之事。此甚不思也。夫正者。一歲之始也。朔者。一月之始也。朝者。一日之始也。今吾徒羣居。正必拜。朔必賀。而朝獨不相揖乎。于其朝焉。相揖以致敬。問安否以致愛。羣居之道也。推此于朝。則一日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于朔。則一月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于正。則一歲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以終其身。則一身之敬愛不可勝用矣。嗚呼。孰謂其無益于學也。學也者。學爲人者也。思爲人。不可以不敬其親。思敬其親。不可以不敬其身。思敬其身。不可以不敬其人。日月逝矣。一折枝之易。猶或憚而弗爲。則任重道遠。終身其能勝舉乎。此齋揖之禮所以不可廢也。

從弟成己審己直己存己用己字說

周氏積德遠矣。居温州者及其輩。才五世。由温州任起家者爲江陰。江陰生四十七年。官司封員外郎。職集賢校理。而卒。某嘗恨其壽不充德。位不登才。意其後必有大興起者。不在于諸父氏。必在于爾伯仲間也。成己于江陰爲適長孫。審己其次。直己又其次。存己又其次。用己又其次。既皆以其父命得名于余。又欲以成人之禮待之。而字之。于是因推其說。而語其所以大興起其家之道。曰。爾亦聞有所謂君子之學。

乎夫古之君子爲己而學爲人而仕今之君子爲己而仕爲人而學何謂爲己之學以吾有孝悌也則學以吾有忠信也則學學乎內者也養其德者也故爲己而學者必有爲人之仕矣何謂爲人之學人以我爲多聞也則學人以我爲多能也則學學乎外者也利其聞者也故爲人而學者必有爲己之仕矣然則今之所謂君子者古之所謂小人乎爾于此焉亦將何擇吾嘗觀夫孔氏之門其所以教人者多術矣至于樊遲學稼則不與子貢貨殖則不與子張干祿則不與是何也漆雕開不願仕則與之曾點浴乎沂則與之顏淵在陋巷則與之是何也嗚呼昔者孟子蓋嘗推其本而言之矣以爲舜與跖之分在于利與善之間夫天下之人何莫爲善不必皆舜也而曰舜焉謂是心也無以異乎舜之心也不謂舜可乎天下之人何莫爲利不必皆跖也而曰跖焉謂是心也無以異于跖之心也不謂跖可乎然則士之于此不可以不思也天下之人惟不知思是以善與心昧利與實滋于其學也不知爲己而爲人之爲說于其仕也不知爲人而爲己之爲利先達之士比肩倡于上後進之士接武應于下父以是教其子兄以是詔其弟師以是傳其徒少習之長成之靡然成風蕩不可返此其甚可哀者爾于是獨可無思乎于成己字思仁爾則思之孰爲仁乎孰爲非仁乎惡乎而至于仁惡乎而至于不仁古則有之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其所謂仁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成吾己者果不可以不仁也則又思之曰仁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仁也暮焉仁也食焉仁也寢焉仁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仁也而後可以謂之善成己者矣于審己字思明爾則思之孰爲明乎孰爲不明乎惡

乎而至于明。惡乎而至于不明。古則有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此其所謂明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審吾己者，果不可以不明也。則又思之。曰：明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明也，暮焉明也，食焉明也，寢焉明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明也。而後可以謂之善。審己者矣。于直己，字思敬。爾則思之。孰謂敬乎。孰謂不敬乎。惡乎而至于不敬。古則有之。曰：敬以直內。曰：修己以敬。曰：毋不敬。此其所謂敬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直吾己者，果不可以不敬也。則又思之。曰：敬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敬也，暮焉敬也，食焉敬也，寢焉敬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敬也。而後可以謂之善。直己者矣。于存己，字思養。爾則思之。孰爲養乎。孰爲不養乎。惡乎而得其養。惡乎而不得其養。古則有之。曰：養心莫善于寡慾。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所謂養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存吾己者，果不可以不養也。則又思之。曰：夫養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養也，暮焉養也，食焉養也，寢焉養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養也。而後可以謂之善。存己者矣。于用己，字思本。爾則思之。孰爲本乎。孰爲非本乎。惡乎而得其本。惡乎而不得其本。古則有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此其所謂本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用吾己者，果不可以無本也。則又思之。曰：本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本也，暮焉本也，食焉本也，寢焉本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本也。而後可以謂之善。用己者矣。嗚呼！成己者果以仁矣。審己

者果以明矣。直己者果以敬矣。存己者果以養矣。用己者果以本矣。則其學也。吾必以爲爲己之學也。必
爲善者也。其仕也。吾必以爲爲人之仕矣。非爲利者也。斯所謂古之君子者也。斯所謂大興起其家之道
也。書曰。思曰睿。語曰。學而不思則罔。惟睿惟聖。惟罔惟狂。夫聖與狂。爾則擇之。古之人。名所以定其體。字
所以表其德。夫豈徒哉。爾或不思。則名非其體也。字非其德也。吾之云云。侮聖言也。爾其勉哉。

論晏平仲

越石父之責人也。終無已乎。脫之繲繼而弗謝。一入閨而請絕。何其嚴哉。雖然。石父以君子望晏子者也。
然非人之情也。設于晏子可也。惟晏子能受盡言而善改過。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非此之
謂乎。

書李氏事後

夫善天下之所同也。爲善莫大于愛人。爲不善莫大于害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非獨三代爲然。繼三代者莫不然。唐之所以亡。五代之所以亂。蓋可知矣。方晉開運之末。胡人據有中原。
盜賊擾亂蜂起。天下糜潰極矣。李氏以一布衣。能屈賊人而保萬乘之衆。此豈直智巧果敢而然哉。亦其
愛人之義。有以動其善心故也。故能革暴使之勿殺。易貪使之勿取。夫人之爲不善。至于爲盜而殺人。亦
甚矣。然而可以義動。是知善者天下之所同也。況不爲盜而殺人者。有不可與爲善乎。故爲善無小。可以
保天下。爲不善無大。不足以保一身。爲天下者皆知善之爲善。則唐不至于亡。五代不至于亂。中原不至

于塗炭。夫豈獨一李氏可以保其鄉里。而爲天下者。不得以保四海。以及其身乎。嗚呼。善與不善。可以類求矣。

跋薛唐卿秦璽文

李斯篆。世傳爲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幾不疾唾而卻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釀其君子不善。則又有甚焉者。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顧唐卿猶區區珍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爲監歟。吁。是何以監也。

跋李文叔歐公帖

世有君子小人。猶天之有陰陽。不能相無。能相消長耳。世用君子。則不賢者遠矣。世用小人。則賢者遠矣。朋黨之說。所由起也。昔慶歷之盛。羣賢並用。必有不得志者。遂爲黨說中之。欲以盡去君子。當是時。蓋有自列爲黨者。有憂死其黨者。然則果黨歟。非也。彼獨懼夫君子小人之分不明。而國之理亂。由此其出。有憂之大。忘其區區一身。期悟當世之主。此仁人之用心也。世主欲知其說。無他。公與私而已矣。出於公。其道同。非黨也。出于私。其利同。黨也。忘一己而憂天下。謂之公乎。斷可識矣。由今觀古。牛黨多小人。李黨多君子。然而以黨易黨。所以必復。必有憂心者。然後可與議此。文忠昔嘗爲之說矣。觀此帖。若有

戚戚然者何哉。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其斯之謂乎。

跋李文叔蔡君謨帖

近世士人多學今書，不學古書，務取媚好，氣格全弱。君謨正書多法魯公，簡牘行草，備兼諸體，皆能冠絕一時。學古故也。然而以古並之，便覺不及。豈古人心法不傳，而規模形似，不足以得其妙乎。

馮先生辯

或問馮先生參于某曰：先生何如，而子欲以爲師乎哉。某曰：先生之孝于親，友于弟，雖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吾不是師，而將何師乎。或者曰：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而子曰：先生之孝，雖舜不過如此。何也。先生以參自名，慕曾子，猶以爲不能及也。而以爲舜，不亦過乎。某應之曰：吾所謂如舜者，如舜之孝而已矣。舜之聖，固後之世未見其能及也。夫孝自天子達于庶人，能盡其道者，舉相似也。曾子之于舜，吾未見其有以異焉。曾子之于孝，以有曾皙者也。舜之于孝，以有瞽瞍者也。二者之盡于孝，是或一道也。子固以爲舜爲聖人，而其孝不可及乎。曾子之不得瞽瞍，而其孝不若舜乎。吾竊悲今世之人，自以爲不若人也。堯舜之後，世之士皆堯舜之學也。而曰不可及焉，則不學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人焉而爲曾子之孝，其親者，吾必曰曾子而已矣。吾不知其不可及也。有人焉而爲舜之孝，其親者，吾必曰舜而已矣。吾不知其不可及也。或者曰：子以爲先生之孝果如舜。舜漁于雷澤，漁者皆讓居，耕于歷山，耕者皆讓畔，而天下之士又多就之者。先生居于鄉，其德不及于閭里，在太學，太學之士無有與其賢

者。是果不如舜也。某曰。子以爲若是之不如舜。誠是也。子且以爲今之民。皆堯之民乎。今之士。皆堯之士乎。如之何必其人之皆化也。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先生居于太學。其鄉人之賢者。率其徒。狀先生之德。上于祭酒司業。太學之士。聞先生之賢者。皆往拜之。雖不善之人。亦不敢不敬于先生之側。先生之德。亦可謂化矣。其曰不如舜者。不如舜之廣也。時勢則然也。其孝果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或者曰。夫人孰不爲孝子。以先生爲孝。是顯天下之人皆不孝也。以先生之孝如舜。是舜之後。或聖或賢。皆不若先生之賢也。某曰。是又不然者也。吾豈敢厚誣天下之人哉。人孰不愛其親。而先生能盡愛親之道焉。盡其孝如先生者有矣。吾不得而知也。孔子之稱曾子。不曰顏子之徒。皆不孝也。孟子之稱舜。不曰堯禹之君。皆不孝也。舜之後。禹湯文武。其孝非不若舜也。舜之孝顯也。禹湯文武。而爲舜。亦舜也。天下之孝。天下之人皆能盡也。能盡其孝者皆舜也。豈謂古聖賢不若舜哉。當其可也。豈謂先生必賢于古聖賢哉。當其可也。或者曰。子以爲先生孝而師之。是子必不孝也。某曰。某于天地之間。豈敢以不孝自處也。雖然。吾學焉而未能盡其道者也。而先生能盡之。則其師也宜。或者曰。吾子之言。馮先生則是也。然衆人所不爲。而吾子必爲之。人皆以子爲狂且怪特。邀奇而好名者也。姑已之不宜有是名也。某應之曰。此又吾子之惑滋甚也。不識吾子所謂怪者。以其異于衆乎。以其異于聖人之道乎。吾學聖人道者也。合于聖人之道者。謂之常。離于聖人之道者。謂之怪。古之人未嘗無師也。雖聖人亦有師。吾之師其如舜者。獨非聖人之道歟。吾何怪之有。吾固怪夫世之人未嘗求師也。卒然問之。則必曰。吾亦何常師之有。否則必曰。

吾師其成心而已矣。夫二者固聖人之道也。而世之人以應人者。是亦未嘗有師者也。是亦未嘗師其成心者也。曰。茲不亂聖言以行怪歟。其或有焉。曰。師曰弟子云者。亦必求爲利而已矣。學必爲道也。如必曰從衆。衆人之學爲道乎。爲利乎。如曰爲道。吾從衆可也。學必有師也。如必曰從衆。衆人之學。有師乎。無師乎。如曰有師。吾從衆可也。人之學不可以不知道。欲知道。必從師而問焉。吾學道也。吾求師也。而曰邀奇而好名。是則聖人之道皆不可爲已。然則吾安敢避是名哉。與其得罪于聖人。吾寧得罪于衆人。故凡有合于聖人之道者。吾必爲之。凡有不合于聖人之道者。吾必去之。是非止于道而公也。吾不忍枉其道以求合乎衆也。凡吾之所學者如是。是又不可不辯也。如有曰衆如是不可也。必從衆。吾則敬謝焉。如有曰道如是不可也。必從道。吾則敬受焉。吾非求勝者也。

馮先生贊

吾誰與歸。惟馮先生。舜盡事親。先生實能。以庶被逐。慟哭于庭。恐傷親心。順命以行。假卜以食。迺徂于京。元豐元年。補國子生。三歲告歸。父猶不聽。稽顙自責。以顯厥誠。遂名曰參。以慕于曾。迺與其弟。復來自西。不得于親。不慰孝思。憂心耿耿。望白雲飛。實隱不言。人莫之知。三舉不售。有德實遺。天之報善。亦何杳微。嗚呼。今世之人。鮮有不辱其親者矣。吾非斯人而誰與歸。

書呂博士事

元祐二年。秋七月。辛酉。大學徐生不祿。博士呂公。率其僚。往弔而哭之。慟周行。已躍而起曰。於美乎哉。師

弟子之風興矣。自孔子沒。大道喪。悠悠數千載間。學者不知師。其師。師者不知自處。其師。維聖若賢。百不一遇。少也。則聞有胡先生。能羣諸弟子于太學。教之禮風義行。翕然嚮古。今亡矣。三十餘年。謂晚生訖不可得見。迺復在今日。於美乎哉。師弟子之風興矣。先生之賜甚厚。非特太學化之。將亦四方化之。非特今世化之。將亦後世化之。先生之賜甚厚也。且將歌其風。倡之天下。布之伶官。而上之天子也。故書。

段公度哀詞

吾友公度。姓段。諱萬頃。廬陵人。負其學來京師求仕。元祐二年。開封攷其業。優薦之禮部。明年。禮部試。復爲第六人。遂以其名進于天子。擢第。調太平州蕪湖縣尉。將以歸。榮其親也。未行。以六月十八日得寒疾。九日遂卒。嗚呼。今于公度相得最晚。而相知最深。公度爲人。貌嚴而氣和。言直而辭順。樂人之善而厚于義。其文無所不能。通春秋。尤長于楚辭。有擬騷一篇。其志蓋將以爲天下。而不得施。可哀也夫。余故爲騷語以哀之。公度志也。有美人兮。吉水之陽。處幽渺兮。植蘭芳。紛菲菲兮。流長昧。莫與適兮。獨傍徨。曰予以俟乎。春兮。乘光。草木旣秀兮。鳥翱翔。鼓予瑟兮。樂予行。來歸兮。翊上皇。采蓀苕兮。水中央。實旣與兮。飲予以瓊漿。命不奈何兮。以不康。乘回風兮。駕忽荒。雲靄靄兮。雨不降。非旣不腆兮。實民不良。望不來兮。悲傷。戀戀兮。難忘。

樂生傳

鄂之人有樂生者。任水鬻于市。得百錢。卽罷休。以其儻屋飲食之餘。遨嬉于邸戲中。旣歸。又鼓笛以歌。日

以爲常。其隣人有劉氏者，饒于財而多營，身勞而心常不足。聞其貧而樂，疑之，召問其故。曰：是吾貧爾也。非得已也。然貧則易給，雖勞而無累，吾是以得自樂也。富者入其說，憐之，舉百金使收其利而歸其本，生負金而歸，遂廢其常業，則心營指劃，貿貿然朝暮馳逐于市，及夜又計之，惟恐其不足也。憊而寐，其聲呼。如是數日，隣之富人，不聞其爲笛以歌也。怪而問之，則曰：是吾昔也。雖貧而無累，故自得。今也多財而多累，故勞于心者常不足。以吾之一身，百金猶有餘，是惡用其多爲。願復以是歸于主人，富者豁然悟曰：噫，是亦吾之累也。遂焚契裂券，守其分以終身。吾聞之曰：有是哉。夫天下之不足者，生于貪，安于分者常自得。力不足而求仕，智不足而求名，噫亦惑矣。吾可以自警也。歟。故記之。

代李守寺觀祈晴文

狂恆雨若，顧敏政之不修，哀我民斯。念艱食之有害，方秋務穫，時霖弗休，諗茲罪譴之敢辭。仰覲高明之垂照，倬回陽光之赫，大決陰滯之霑，惠彼西成，遂茲豐歲。

代諸廟祈晴文

方秋務穫，霖雨弗收，哀我民斯，害于艱食。曰暘曰雨，惟神之司，肅將潔馨，仰祈明報。

原武神廟祈雨文

天地之候，四氣之序，雨潤日暘，蓋各有時。自春徂夏，膏澤未霑，先時者苗將就槁，後時者種未入土，民有憂之。惟令民之父母，民憂亦憂，民喜亦喜，神食于此，土令之憂亦神之憂也。令職其明，神職其幽，修政布

德以召和。令之職也。驅雷行雨。以利物。神之職也。苟失其時。則失其職矣。是用潔蠲吉辰。恭祈嚴像。虔奉
苾芬之薦。仰期肸鬯之靈。神其念之。神其念之。

原武神廟謝雨文

比以下民作苦。時雨後愆。萬室嗷嗷。歸命于神。忝攝茲土。不得自安。當傾丹悃。躬叩神祠。式蒙神惠。游降
膏澤。合境告足。民心歡欣。是用虔修菲儀。以答靈貺。惟神弗忘。永保有年。

原武佛寺謝雨文

一滴之雨。我佛皆知。衆妙之生。何物非此。故最大最明者道。惟精惟一者人。誠心雖微。真理必著。比緣亢
旱。仰叩覺皇。果大布于慈雲。遂游降于甘霖。四野霑足。萬靈歡欣。三農務興。作之功。百物遂發。生之性。秋
成在望。民力稍蘇。悉歸廣大之神通。難報生成之妙利。伏願繼今以往。與時無窮。四海絕水旱之災。庶民
無盜賊之苦。永一人于有慶。保萬國之咸寧。

超化寺龍潭請水文

惟神無方。徧滿虛空。而水性亦徧滿虛空。水之所積。神龍之所宅也。惟龍能大能小。或隱或見。變化無常。
能以一滴之水。徧滿虛空。大地霑潤。萬物滋生。龍之爲神。昭昭矣。而原武小邑。密鄰神龍之宅。自春不雨。
以涉夏中。穀苗將槁。函種不立。民心嗷嗷。惟令之憂。儻令弗虔。惟神之殛。而憫此民庶。將弗得食。願丐一
滴之靈泉。以爲此方之霖雨。因及普天。遂周四海。惟龍之神。感而遂通。不疾而速。又何難焉。

超化寺龍潭謝雨文

比以農工在務。時雨愆期。望陰雲之弗興。久旱魃之爲虐。虔傾丹悃。遐仰僊祠。恭迎聖地之靈泉。遠致敵邑之淨刹。神龍變化。雲雷勃興。曾不崇朝。而下大雨。羣心感悅。諸穀遂成。是用式薦馨香。恭答靈貺。仍憑淨梵。還致靈潭。惟神聽之弗忘。永吾民之多福。

代楚州李守寺觀祈雨

萬寶告成。屬有陽于旱暵。百靈薦祉。竟無望于皇慈。永惟民食之難。實賴神天之祐。肅將誠潔。躬叩高明。祈布慈雲。普施法雨。使有生悉霑于利澤。均率土咸遂于豐登。

又代諸廟祈雨

刺史惟民之憂。民惟食之憂。神食于茲土。福于茲土。民之憂。刺史之憂也。刺史之憂。神之憂也。方秋百穀將成。雨弗時至。秀者不實。實者未豐。民憂之。刺史惟民憂之。憂而神亦惟刺史憂之。憂也。是用肅將明祀。徧禱神祠。惟神憂其憂而効其靈。使民不失望焉。神之德也。刺史之職也。

代天慶觀謝雨文

下民咨怨。雖愚而靈。上帝照臨。無幽不格。惟隆祥所以象德。惟務德可以動天。頃以秋稼將成。時雨弗至。念農夫之多戚。率官僚而竭誠。協臻顒若之孚。倏致霈然之澤。兆茲豐歲。曾不崇朝。荷大道罔極之恩。保斯民有秋之望。諗茲來報。仰冀降歆。

代崇寧寺謝雨文

有情咨怨。雖愚而靈。大覺慈悲。無感不應。比以農民之戚。仰伸梵竺之祈。曾不崇朝。霈然下雨。兆茲多稼。遂大有年。民無飢凍之憂。國有豐穰之慶。仰憑大力。難報殊恩。

代諸廟謝雨文

嗟我民斯。憂于艱食。禱于神止。望彼豐年。曾不崇朝。霈然下雨。大田回潤。嘉穀再生。仰承願誕之靈。敢後馨香之報。

閑心寺蓋藏文

如來出世。立教隨機。菩薩間生。應病示藥。羣機不等。教設多途。彼病殊方。藥分衆品。故九百八十大部。總爲方便之門。而二十五千餘言。盡識真常之旨。巍巍寶梵。各各叢林。獨茲龍就之名山。尙闕金文之祕藏。十方雲侶。罔得披尋。四衆檀那。若爲歸嚮。頃結金剛之淨社。時宗禪慧之妙門。月供千金。歲周二律。欲乘茲利。圖集大緣。儻就殊功。尙資巨力。若男若女。已乘般若之舟。此生他生。更結龍華之會。

閑心寺置椅桌文

淳古之風。巢居而足。莊嚴之事。華座非奢。彼時此時。以宜爲貴。前聖後聖。易地皆然。故彼藁席之儀。諒非棟宇之稱。惟吾此刹。建自大唐。僧徒歲增。梵宮日廣。每經壇齋筵之盛集。而設几敷座之或虧。趙州繩牀。雖瀟淡而自得。維摩大室。亦高廣而必周。斯待檀那。共安吾衆。資道場之宴坐。儻獲心閑。願天下之普安。